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修撰 臣 吳錫齡

謄錄監生 臣 劉 澐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峰文鈔卷三十四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傳一

共十首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繫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

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為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

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即位，北兵自大  
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  
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  
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  
劉公為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為御史，為參軍而  
甫為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  
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  
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

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畧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絕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畧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

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世之論申甫事者嘗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子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執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叙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  
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  
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  
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胷  
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  
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胷曰黃總兵也  
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



箛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竒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人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

壽縣夜趨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  
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  
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  
衡也皆止不敢逼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  
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  
餘戰破圍陷陣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  
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  
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福王

立南京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遙蟲膏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

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  
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  
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  
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  
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  
中軍嘗卻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

九光長為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為人沈勇有知畧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

以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為歡會耳  
於是襍坐出囊中大觚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公徐  
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  
首鼠兩端今四方笑吾頰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  
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  
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為諸君任之衆且感  
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  
微公救解幾至生變羣盜大掠邨市中將抵州州太守

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即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誦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槩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間所在剽掠官

軍不能制也。頽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為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匍匐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窵故多狹巷，可絕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賊勢可蹙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尚書鶴鳴在園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袂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容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自



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為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拔也廷石為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遂賊不逾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

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為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膝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措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州劉氏云

邵宗元傳

邵宗元字元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為保定府同知署府

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  
震恐宗元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  
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  
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  
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  
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  
自成陷京師遣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  
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

促召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醜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柰何宗元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

倡自宗元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劫  
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  
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  
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  
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  
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  
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為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  
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

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為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緹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為羣賊所執賊摎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為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

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  
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  
事者宗元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  
死殉者甚衆諸生陳禧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  
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其始末如此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

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敞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謹



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晉刀味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麇戰初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已破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

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  
殺傷略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  
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為遽歸屬  
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  
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徇且族矣遇  
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  
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為我母慮

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為若計若不  
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  
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  
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  
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為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劄  
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  
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墓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

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  
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於  
翁君漢津遂為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  
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  
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剗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  
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尚氣類如  
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史兆斗傳

史兆斗字辰伯其先吳江人有處士鑑者與吳文定公  
寬為布衣交以博洽知名學者稱西邨先生其後徙居  
長洲兆斗為諸生不得意即棄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  
明典故下至故家遺老流風佚事無不備熟於中暇則  
為人抵掌稱說移日夜不倦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容  
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秘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  
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校讎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

疏注其旁每卷皆有之先是予未第時已能識兆斗兆斗謙下視予如平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乙未秋予舉進士歸兆斗數來訪予年已八十餘矣落魄不事修飾蒼顏長顙衣服樸野對之儼如圖畫素不喜飲酒予惟為設肉食而已然其議論纏纏猶不減於平時為人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斥之雖其人內媿面發赤弗顧也以此為士大夫所重亦以取嫉於人然獨好予嘗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吾聞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

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今能為是官即予方巽謝不  
敏兆丰掀顛笑而去已因報謁至其家家在委巷中予  
屏車從徒步而入拜兆丰於堂下兆丰手自扶起之瀕  
行告予曰長洲縣志絕不稱志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刪  
定已久今老矣無所用之當以授子其後亦竟不果後  
三年予將入京師兆丰來別袞出果餌遺予予深感其  
意自此不復相聞逾年金秀才穀似以書來告曰兆丰  
老疾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兆丰歿而吳

中之文獻於是亾矣當兆斗生明神宗之初逮事劉侍  
御鳳王授書稱登受其學以故方矩濶步危言正論猶  
有前賢之遺焉自天啓崇禎以來後生小子好為剽襲  
不根之說束書不觀每羣聚笑語望見兆斗來數驚怪  
避去或更以迂謬相譏嘲者亦間有其人此予不能無  
歎也兆斗貧無子以從子某為後晚依其家既死所藏  
書俱散佚不存云金秀才名式祖於予為外弟亦素習  
知兆斗者也



楊顧兩先生傳

楊先生彛字子常常熟唐墅里人少與同郡顧先生後先補諸生兩先生相親善皆明經飭行矜尚氣節每試各占高等時人並稱楊顧云顧先生之生也其母陳夢神人授以石麒麟故名夢麟字麟士吳丞相雍後裔也世居太倉之雙鳳里明萬厯天啓末士之為時文者喜倡新說畔違傳注兩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與講說辨難力明先儒之學遠近受經門下稱弟子者嘗不下數

百人會吳中諸名士興文社曰應社兩先生俱在焉諸名士及其門下弟子往往遵用兩先生說相次取科第而兩先生卒浮沉學宮中顧先生僅中應天乙榜援例入國子學楊先生以歲貢生授松江府學訓導居五歲擢都昌知縣移疾不往而顧先生亦訖不及仕也然名聲方大噪凡四方賢公卿大夫有事於吳者必請兩先生相見與講鈞禮賓客雜還造門以不獲面為恥東陽張公國維巡撫三吳聞兩先生名高數親禮之又延顧

先生為公子師然顧先生嚴正自注書說經外未嘗少干以私一武人夜以賄至先生駭曰此何為至於我哉其人惶遽去太倉守鄞縣錢侯肅樂與顧先生過從甚歡亦命其子弟受業終侯之任顧先生絕不以事請也以故錢侯入官京師輒誦言顧先生於朝而楊先生自明亡即杜門不出有貴人往投刺趨趨門外者移時訖不得一見乃歎息而去蓋其耿介略相類先是明季辟舉法行張公與提學御史力欲憫薦兩先生以應詔兩

先生同聲固辭凡往返再四知不可奪而止本朝順治  
初或冒顧先生姓名走謁當路貴人貴人不知其偽也  
遂被款接且委職至府通判楊先生先刺知之遺書以  
告顧先生怡然曰我自為我彼豈能挽我哉竟不發其  
事時人推為長者顧先生少於楊先生二歲年六十有  
九以順治十年卒閱八年楊先生始卒年七十有九兩  
先生性並孝友尤好周人之急楊先生遭母歿嘔血數  
升斷酒肉者竟其喪撫孤姪具有恩意少所事師死獨

力殯埋之且為婚嫁其子女鄰人或侵楊先生屋址置  
不與校也顧先生遭母歿其守禮一如楊先生崇禎中  
連歲洊饑吳中米價大踴顧先生首倡巨室煮糜粥以  
活餓者語人曰吾非饒於家也勉為善而已兩先生終  
身力學楊先生為諸生每暑夜苦蝨輒納足巨甕中以  
讀晚而目盲矣猶請友人讀書其側為諸生講說必連  
日夜而顧先生老病亦必手一書卧視不輒也顧先生  
尤好著述所纂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

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詩集四卷又重訂說約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中卷瑣錄一卷韻珠四卷雙鳳里志八卷楊先生方誤次大全節要一書及見說約行世乃謂顧先生曰子之書猶吾書也遂削其橐兩先生皆工詩歌楊先生詩多不存存懷舊詩一卷同郡有善詩者序顧先生詩以擬陶南村龔安節二人吳人咸以為允集中和陶諸篇尤為時所傳誦楊先生有子諸生靜又庶出子緒皆天顧先生有子湑字伊人亦工

詩歌嘗纂虎丘新志予極稱之方知名於世

舊史氏曰予聞楊先生頎然長身骨稜稜不勝衣顧先生豐頤飄鬚其議論尤和婉可聽兩先生同郡長同學遂爾齊名當世至今天下言經學者多宗之惜乎予不及游其門也故做孟堅傳楚兩龔為兩先生合傳以志嚮往以俟後之良史採焉

彭公子錢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

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為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詞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懼動之賊為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間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



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  
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  
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  
間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為獻忠所  
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為是  
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  
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  
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

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間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

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匝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

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為吾  
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  
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橫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  
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  
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  
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  
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  
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辜咸

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沉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

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畧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畧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髯儀觀甚偉聲歛若洪鐘善飲酒酒酣為人稱說古今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為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絺褶嘗刀用戎禮人見且繪黔

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獻文襄公甚稱許之補  
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  
守桂林道獐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  
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

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  
為鄉導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  
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西  
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

破者三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  
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  
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猿猴讓其獾捷難破  
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  
溝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酉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  
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挺而走險其何能為可擒  
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裹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  
何以持久可擒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

處設險嚴兵控扼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  
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為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  
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擒四也操此  
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  
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  
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為唇  
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  
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

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卷四府先馘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遂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為繇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起始騫始奮始超始搏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

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畧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大丈夫哉

節孝王先生傳

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節孝王先生卒於家蓋以毀故也其毀柰何先是先生在京師

聞母孫太宜人訃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  
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先生素患羸親故或私憂之  
有曹君某者遺書以解先生先生曰不孝當此大故越  
在千里凡先宜人附身之具俱不獲用其誠信况敢言  
祿養乎不孝竊深悔之悔大則痛深今日之悲蓋有不  
及無過也由是遂病既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悉不忍  
聞枕席皆斑斑血漬也病益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  
豬肝可以補心先生拒之曰吾寧守禮以斃勿越禮以

生也蓋距太宜人小祥未二旬而歿遺命朝夕奠惟設  
白粥清水舍酒脯家人從之親知哀先生之以孝死私  
謚節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禮曰節哀順變也君子念  
始之者也若先生之循循守禮未始無節而顧抱羸疾  
以訖於歿雖謂之不幸可也夫豈滅性者比與禮曰父  
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  
觀志焉孝子悌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然則先生之孝  
友仁知備見於此矣欲觀先生者舍此奚適哉先生諱

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為人清  
介有守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詩晚歲益潛心六經其  
論偽詩傳有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偽也  
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  
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  
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  
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  
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叙

詩傳原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叙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偽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為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又闕東門之墦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為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為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為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為泄治刺靈公防有鵲巢為內子憂泄治澤陂為國人傷泄治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於序之右以為端木長於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



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先生撰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於官閥世系具載其同產弟貽上所作年譜中

汪琬曰予與貽上同舉禮部又與先生同榜進士後先官京師相好也羣居酒次貽上議論風發而先生獨恂恂不妄措一詞固知其篤行君子人云始予以疾請告先生趨視予疾眷眷不忍別去且和予遮字韻詩以相

贈至今弃其迹篋衍中顧先生已不復可見矣故為傳之如右

御史王公傳

并贊

公諱與眉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為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抗疏劾總兵官鄧玘罪狀大畧謂玘自用兵以來淫污劫掠每捷皆係殺良冒功以此敗類置之行間正如狼莠之妨苗虎狼之噬物為禍最鉅伏祈罷

其兵柄行勘正法庶幾斬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時主兵者方橫玘又閣臣私人疏上大忤閣臣意被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十七年三月流賊陷京師公聞之涕泣不食自草壙志訖再拜訣其父布政公入室沐浴與其妻子孺人子士和拒戶皆自經死遺命速葬士和字允協縣學生始公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乘間譬解士和不為動且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為遂作絕命辭一章其略云痛予生之不辰兮

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會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

詔禮官具甲申死難諸臣本末上之為之臨

朝太息特命賜謚宣付史館甚盛典也凡蒙賜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獨不得與議者至今惜之嗟乎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若夫官已

謫矣身已退矣夫固無封疆社稷之責矣當其時雖入  
山蹈海為世之逸民遺老無不可者而顧泣血飲恨忼  
慨殺身何其壯也故吾謂公死為難能導其妻若子俱  
從死尤難子友王子貽上痛從父之不得聞於

朝也以其事寓子子讀絕命辭尤為之潛然出涕故備  
載之乃系之以贊贊曰

願為良臣勿為忠臣昔賢所邁邈矣昌辰公職柱史犯  
顏批鱗侃侃諤諤不有厥躬彼其之子伏機思逞一蹴

中之匪人伊命明政不綱門戶嚚爭泰極而否陽誦陰  
信鴟張螳聚惟此黃巾無小無大瓦解土崩天傾日夷  
廟社以淪公則痛之仰呼蒼昊羣拜犬豕屈膝苟生公  
則恥之以臣死君婦也死夫子也死親於乎間氣萃公  
家門願告太史毋俾泯泯宜不一書以慰九京以勸大  
節以激頽風與天壤俱與日月新

予既作此傳成貽上寓書於予述公聞變即握腦子  
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偽縣令賈三俊

者至公求死益力偕于孺人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  
家人遂共守之公竢守者稍懈乃縊死及葬會哭者  
數千人賈三俊亦來衆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  
走免所述視傳中稍詳因并附識於後

堯峰文鈔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峰文鈔卷三十五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傳二

共十一首

華鳳超先生傳

先生諱允誠字汝立無錫人舉天啓二年進士歸而受學鄉先達高忠憲公攀龍之門踰一年從忠憲公北上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時魏忠賢與閣臣魏廣微等亂政方欲盡誅逐東林黨人凡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隨

黨中先生將草疏以爭忠憲公力止之會楊忠烈公漣以疏劾忠賢得罪忠憲公與諸賢相次去位先生遂請告以歸崇禎二年赴補營繕司監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兩以繕城工南御史疏薦天下清官四人首列先生姓名衆以為允久之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於是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厭衆望先生憤然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吾非以養母引退

即當死職官下耳先上母老乞休疏不許遂直陳三大  
可惜四大可憂數千言其末謂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  
朋比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昏夜為常加膝墜  
淵惟其所欲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因事保舉排正類  
則講官可借題逼逐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怒  
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威福  
下移而舉錯倒置臣竊寒心疏上凡再奉旨詰責先生  
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弊言益侃侃不阿且謂喪師辱

國之王化貞何以不正法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不矜恤也唐世濟之黨護逃臣何以驟得美官也劉宗周之孤忠自立何以不登啓事也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先生疏者悉為危之先生亦自分禍及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是後釋大成誅化貞而遂洪學最後世濟下獄體仁亦竟罷去訖如先生言其年竟以終養告歸歸十二年而遇福王自立於南京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封到署甫十有三日復引疾歸凡通籍二

十餘年立朝不滿五載其剛方蓋天性也中間疏爭者  
率國家大計而訖未究其用知先生者惜之自諸生時  
讀忠憲公心性靜坐諸說即深信不疑及從公游造詣  
益深邃公既歿先生發明高氏之學歸然稱東南大儒  
蓋忠憲公之後一人而已平時閉門家居有司罕識其  
面尤為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巡按御史和公彪佳所  
重每先生至吳門兩公必先造舟虛心咨訪焉先是周  
延儒再召過無錫迂道詣先生門且屬其私人傳語許

以殊擢及在南京馬士英亦詣門如延儒然先生俱不  
報謝也先生嘗論經有曰易者聖人之體春秋者聖人  
之用又論為學曰居謹叟之時常自收斂常自鎮靜處  
闡寂之地常自震懼常自生發其所得蓋如此

本朝順治五年避地鄒氏鎮標兵猝至先生以不難髮  
被執送抵江寧諸滿漢官咸集竝以緩言款先生先生  
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去  
身不可降乃遇害年六十有一是日天大雷電晦冥風

雨驟至父老見者相語曰此不要錢華吏部也無不歎  
息泣下從孫尚濂從先生死僕薛成聞先生執長慟不  
食先一日死僕朱孝聞訃亦號哭立死十五年縣人作  
神主祔東林道南祠學者因先生自號尊之曰鳳超先  
生

前史氏曰予聞先生之當鼎革也間指頭上髮歎曰留  
此必賈禍然吾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地下此其  
定志久矣嗟乎忠憲公授命於前先生又仗節於後所

遭之變雖殊而就義則一也不負所學誠哉是師是弟子云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泰徵字嘉生其系出自瑯琊後遷徽之初門唐乾符中避黃巢亂又遷於歙數傳族益大土人呼其村曰王千故先生為歙縣人大父贈給事公世網父鄉飲公文謨皆客於江陵先生生其地遂寓籍為江陵學生自少善屬文名噪湖襄間年二十餘嘗以貢試抵會城有



前輩白君某者素知名至是年且老矣與先生值詢名氏先生具以對白君愠曰吾聞王嘉生名已久計其年當與吾相輩行若年少奈何妄語既而知其果先生也始大歎服又嘗醉登黃鶴樓適諸名士方大集先生故使酒乘醉出語侵衆衆亦醉爭起誰何之至有欲毆者或從旁識先生乃噉曰此江陵王嘉生汝曹素所嚮往者也衆大驚遂延先生上坐與定交其見重如此先生屬文甫就即為同儕傳誦以熟往往竊其所作取科第

去而先生猶浮沉諸生中踰壯始舉於鄉越七年始成  
進士出馬文忠公世奇之門釋褐廣東吳川知縣調繁  
新會丁母艱服闋補福建建陽縣所至俱大著聲績崇  
禎十七年以卓異擢禮部主事會愍帝之變竟不赴官  
歸隱歛之檀山杜門教授為業蓋先生之學非獨長於  
舉子義也其於經史百氏無不淹洽既居文忠公門習  
聞其論議所學益進每與人辨說必旁引曲證纏纏數  
千言具有條貫及其見之於文尤深沉曲折可驚可喜

由是徽之學者悉嘗觚矚寄書往從先生游歲亡慮數百  
人一經指授其高第顯名者後先亦不啻數十人先生  
每出游山水間不攜僮從或以一童子自隨或諸門生  
相扶掖而已晚年病足久不瘳用晉習鑿齒故事作半  
士賦寓意中間襍以譏諷其援據甚博徽人皆誦述之  
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嗟乎天之生材也未有不有其具而  
不適於用者也然而見用者恒少而湮沒於窮岩深谷  
者恒多如先生其一也使先生肯出所長以與時賢相

角逐未必不比肩抗踵也而顧放棄乎寂寞之濱優游乎塵壒之外訖於老且死而不用豈非其不幸耶抑予聞之昔文中子之在隋也其門有魏鄭公薛太常之屬吳淵穎之在元也其門有宋文憲公王忠文公之屬故身雖不偶而所造就弟子率號興王之佐後世稱說其師道數傳不衰今先生亦然距先生之歿已十餘年矣而徽士大夫之在朝者濟濟竝列溯其師友淵源一惟先生之歸夫豈遂遜於文中淵穎哉則亦未可謂之不

幸也予故聞先生之風而樂道之遂從其仲子基崇之  
請采掇遺事如此

岳先生傳

先生姓岳氏名薦字西來山陽諸生為時文有名然非  
先生好也時時獨肆力於古自經傳旁及諸史百家亡  
不淹洽貫穿久之所得益深語人曰聖賢精微盡於六  
經四子書其尤要者在大學一篇耳由是以踐履為實  
學以體認天理為根柢以佛老為必可斥以古聖賢為

必可法矩言楷行雖盛暑中衣冠動止秩如也時人皆  
迂而笑之當明崇禎末知天下將亡酒酣耳熱輒噫嗚  
歎歎罷去人又或以為狂獨與劉翁禹度善家苦貧食  
常糠糲覈然奉兩尊人惟謹翁性闊達喜為豪舉先生  
求娛其意者百端恒恐不得當也翁姥相繼歿每哭踊  
氣息不屬者數矣素壯健無疾至是以毀故病羸終其  
身有庶弟甫生其生母暴死會先生亦產女令婦棄女  
而乳其弟弟又患瘍日夜啼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

俱染瘍毒膿血淋漓被體先生固怡然婦亦化先生行  
不少怨恨也劉翁既善先生又雅重其為人命二子始  
大始恢從之游先生教二子專用宋儒程朱之學為準  
非徒以章句文字相敦勉也其後二子皆成進士始恢  
官吏部嘗謂予曰先生非今之所謂師也其殆古之經  
師人師也又曰某昆弟所以羸知學行不敢貽羞先人  
者率先生力也先是康熙六年劉翁授官岑谿其地故  
多瘴或尼翁行先生聞之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

能死人哉昔巢谷不憚萬里省東坡於海外吾雖不逮  
古人願偕公行遂之岑谿未期年竟歿於官舍矣壽僅  
五十有一先生無子頗為歌詩門弟子欲藏弄其槩先  
生不許曰人顧力行何如耳安用區區小伎為哉又嘗  
為文章發明經史之說既成旋亦毀之終莫能閱其際  
也劉翁作岳先生傳予刪剟其凡如此

舊史氏曰岑谿翁之稱先生也甚備其末謂謨述宜在  
文苑經學宜在儒林操履堅正宜冠獨行逸民後之為



良史者何處焉予甚媿翁斯語然先生言行風采四方無知者微岑谿翁父子將安所徵信乎故備述之

文文肅公傳

公諱震孟字文起先世衡州人自衡屢遷始定居於蘇有諱林者偕其弟森後先舉進士林官至溫州知府森巡撫都御史而文之族始大林生翰林待詔徵明徵明生國子博士彭彭生衛輝同知贈左諭德兼侍講元發元發生公年二十一以春秋經舉應天鄉試凡十上禮

部天啓二年始舉會試以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於是熹宗幼冲太監魏忠賢擅權羣小相次用事方下講學之禁而謀盡逐東林黨人公乃䟽請勸學勤政語侵忠賢忠賢怒指摘䟽中字以為嘲訕有旨將予杖閣臣力救改降二級調外遂策蹇以歸公故與姊子姚文毅公希孟及里中周忠介公順昌友善其志節略同又視東林諸先生輩行甚後而丰采論議數相企慕故羣小爭目為黨魁及歸里忠介公既被逮死文毅復以事

錫職公日夜懼不免豫訣家人竢緹騎到即引決幸而不及於禍未幾一妄男子作步天歌以寓刺譏厥衛捕獲即鍛鍊獄辭令牽連公公亦遂削籍崇禎改元薦起侍讀尋進左中允左諭德充日講官累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纂修喜宗實錄日講如故公在講筵見人主聰察過甚而諸臣方用門戶相齟齬莫有能當上心者每臨講必反復開陳務闕切時事以諷帝輒改容嘉納焉旋察公挺挺忠正論說有裨於國中宰輔選嘗

曰文某倒好始講筵於五經廢春秋禮記不講神宗方命講禮記至是又命講春秋閣臣溫體仁輩素不樂公而春秋非顯門不能講公少習是經為大師體仁不得已以公應命講至宰咺歸賄傳賄凶禮也於例當闕帝令補講章進覽公乃推明春秋之義極言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帝甚嘉歎降諭諸講官今後當講者悉以此類推舉朝益知公將大用矣其明年廷推閣員公資淺不在推中特旨命吏部取公

年籍履歷入遂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之為史官也值北兵甫退吏部將借邊才以翻前所定逆案公再疏爭之羣小已相與側目繼又上疏請改正光宗實錄其略曰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恭請光宗實錄副本校對見中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莫如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丸三大事祖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蓋逆黨崔呈秀等請旨重修見今藏於皇史宬者是也方進呈之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

逆案未訂以故含糊從事後來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之歲者至今邪說猶在儻謂一入史宬不可復改則流傳後世將安取衷國是攸關非細故也因條次所宜改正者其目凡五疏入大忤體仁輩意而帝獨心善其言出御平臺手公疏示閣臣帝銳意嚮公而體仁及王應熊兩人猶斷斷力持之詰問良久兩人者辭窮無以對方叩首曰此誠逆黨所造邪說也今要典之燬已久又蒙皇上申飭即可垂示後世矣實錄雖不果改而

奉俞旨申明略如公之奏焉由是益與體仁輩忤既入  
直應熊去位而體仁深中多數乃力求所以中傷公者  
會都給事中許公譽卿及公婚家福建右布政申紹芳  
得罪公竟以是罷去先是吏部尚書謝陞不厭衆望數  
為科道官所糾陞頗疑譽卿指使譽卿故公所推重者  
也用是并疑公最後陞納山東布政勞某賄推擢登萊  
巡撫衆議大譁因交章彈陞陞窘甚具疏自辨遂誣譽  
卿紹芳坐以馮藉輿援爭官講闕其事絕無左驗蓋陰

借以傾公也故事凡奏疏至閣中閣臣以次分票是疏不隸體仁所而體仁徵取之竟擬旨削譽卿籍且票且目公公從容曰言官為民極榮事也彼方德公玉成之耳體仁益愠露章言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惟此爵祿名位而文某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出此悖倫滅法之語欲以激怒帝帝果意公有私得旨聞佳公罷而譽卿削籍紹芳亦下獄矣公歸里甫半歲而病歿當公之病也聞文毅公訃往哭之慟其病遂革距文毅歿時相去



僅十有五日四方賢士大夫爭悼惜之公性方嚴不苟  
合以是數忤小人在內閣不滿三月雖屢見寵顧而受  
同官排陷訖未及有所設施家居公廉自守苞苴不敢  
及門通籍凡十有五年至於貴顯其第宅猶仍諸生時  
所居從未嘗拓地一弓建屋一椽也生平深惡內閣不  
與交通有太監曹化淳者故出王安名下浮慕公賢嘗  
遣私人祈公僮得循例往來外廷事敢不惟命或勸公  
往投謁公哂曰此謁一人其辱尚可湔洗乎其後見排

體仁咸謂化淳與有力也越三年始復原官致仕又二  
年贈禮部尚書福王立追謚文肅公嘗因流賊不靖疏  
言致亂之源有四中間指斥廟堂猜疑黨人蒙蔽與將  
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慘劫驅民為賊之狀尤極痛切  
及公既歿明竟以此亡天下云有兩子長子秉最知名  
明亡隱居竺塢之丙舍杜門著書終其身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訪公故居蓋已易主矣因抵其讀  
書之所所謂青瑤嶼者俛清沼攀修柳慨然久之適大

風颯颯起林木間輒想像公掀髯抵手痛詬逆黨時也  
琬謹按公行狀及秉所撰愍帝小識詮次為傳以授秉  
之子點俾後生有考焉

張贈公小傳

公諱民感字爾孚別自號霖海先世由淮安徙居安丘  
家素力農其以文學著聞則自大父將仕郎諱澄者始  
公少補安丘學生在諸生中不屑事俗儒章句性方嚴  
恥與時相俯仰然勇於為義以長者見推鄉里中歲無

子元配王孺人嘗厚直為公購一妾其女有殊色甫入門公見其淚痕盈頰驚而問故以實對公知為名家女遂立返之不責其直也女抵舍面使者再拜祝曰公長者願公生三男子是後公生子果符其數云嘗築樓別墅畚鍤已具夜夢老嫗來告曰庇公宇下久矣今當見遂公固長者盍少寬之俾兒輩衣服具而後行既寤莫測其何祥也翼日斲土得蛇穴有大小蛇蜿蜒以千百計公哂曰疇昔人夢者乃爾耶命役人護而移諸中野

見者咸以為異生當承平東土士大夫家率以侈靡相高公獨以儉薄行之用一扇必數年乃易其於他物悉類此或譏其矯公曰福當如是惜也卒年六十治命以柳棺斂一切殯葬之具戒勿踰制家人悉遵行之娶於王先卒次室亦王氏皆贈孺人子三嗣倫萬厯壬子舉人繼倫天啓丁卯歲貢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之卒也長子甫十二歲中者三歲最幼者方娠病革語王孺人曰若生必男將昌吾門及生即御

史君也人莫知公以何術得之有從子舉人書紳者其人亦長者也公素厚愛之既病呼至與訣且屏人出橐中裝千金指以示曰嬛嬛諸孤豈易守此付汝俟其長可予則予之不則汝自享之耳書紳唯唯寘食器中昇去無知者三子漸長書紳置酒大會宗黨賓客以原橐歸焉緘鐫如故衆大歎服且追稱公知人康熙二十四年歲貢君之子貞入吳過予請曰某大父距今將百年矣故人遺老畧無在者其軼事日就湮滅某生又晚大懼

先德之無以詔後裔垂來世也勉焉採輯得其有據依者僅僅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予曰記有之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今吾子所葺者質而能核不亦信乎詳而能擇不亦明乎一舉筆而思永其先人不亦仁乎是固大異乎記之言矣其何不傳之有因稍刪述為傳如右他生卒子姓與舉人歲貢及御史君事行俱別載家乘中貞字某所撰諸行實皆有史法方候補翰林

待詔

袁氏六俊小傳

陶齋公諱表字邦正由太學生授西城兵馬司指揮改  
南京中城陞臨江通判為人和易不設涯岸而中實耿  
介不可犯在南京以事忤權貴抗節不屈致被繫獄久  
之始得解時人皆歎其直臨江致仕歸捐橐中俸千餘  
金葺先世墓創祭掃規儀建亭刻石以示子孫長於歌  
詩下筆輒滾滾不停數與昆弟及文先生徵仲王子履



吉輩相倡和所著有江南春集行於世

謝湖先生諱聚字尚之晚耕謝湖之上故以自號吳縣  
學生屢試輒第一凡七赴應天試不利循例入太學博  
學善屬文知名吳中凡上官有司至吳者聞先生名輒  
折節與交性最亢潔學尤長於詩喜繪花鳥有逸趣書  
法入米元章之室家有石磬齋蔡孔目九遠為之記所  
著田舍集游都三臺譜系八述併編類金聲玉振等臺  
甚夥岳山人岱亦知名士也嘗撰今雨瑤華急推先生

文行以為德必有言云

谷虛先生諱袞字補之舉嘉靖戊子鄉試戊戌登進士  
第授江西廬陵知縣先生勤於吏事每翻閱文書非夜  
漏下數十刻不休縣人名好訟又輸賦京師輒為攬納  
戶所侵冒至是悉鈎擿其諱猾置之理一縣驚服又鼎  
新學宮及文忠烈公祠又為靖難諸臣曾御史曾紀善  
建專祠凡興諸役皆取足罰鍰未嘗費民一錢會奉檄  
覈縣田雖深山窮谷先生必親履其地抽稽俱有法度

吏胥不敢上下其手於是監司交薦有詔徵先生先生以覈田未竟不果行遂不得與考選擢禮部儀制司主事陞署員外郎引疾歸先生長身玉立美鬚顛性和雅謙下即之令人意消與母弟裘同居終其身不析產歷官十餘年家事益落然周恤親黨不以有無為作輟也先是先生在廬陵廬陵人欲為立生祠先生不許既去又以白於上官適先生歿遂祀名宦所著有袁禮部集行於世

卧雪公諱褒字與之太學生身長七尺音如鉅鐘雅薄功名不肯仕與人交不設城府輕財好施有以急難告者傾橐濟之無所吝潛心讀書不喜浮屠老子之說晚而卜地桃花塢築室灌園抱膝長吟其間於聲勢泊如也以子貴贈按察司使子年萬歷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司使孫堪萬歷庚子舉人歷官肇慶府同知坊歷官絳州州同曾孫子令歷官荊州知府公所著有東窓筆記括囊橐若干卷

胥臺先生諱表字永之生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  
年十五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舉鄉試第一明年殿試  
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會張孚敬新貴幸欲招致先生  
於門下先生不荅遂倡言諸吉士少年浮薄皆予左官  
先生得刑部主事典試河南所取多知名士改兵部武  
選司未幾而司不戒於火先生適代其友司干楸乃逮  
下獄論戍湖州蓋孚敬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湖  
又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播遠近其名益大重遇

赦薦起南武選歷廣西提學僉事致政歸有所經游名山皆為文記之卜家橫塘据有石湖之勝意豁如也以子貴加贈副使所著文集及皇明獻實吳中先賢傳若干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王尚書元美嘗贊先生像云藝文沾沾以自喜方六籍洋洋取足已方經濟秩秩不吾以方少而亨衢嗟中否方寧自隱約馬馮散方可以知先生文行矣子尊尼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山東提學副使父子皆卓然稱嘉靖間名臣吳人

至今推之

志山公諱表字紹之吳縣學生屢試場屋不利歎曰是有命也乃益取經史及漢唐以來名家之文博涉徧覽貫穿上下作為詩歌古文詞皆醞藉淳雅多可傳者生而秀敏且畏謹不失繩度居親喪盡禮兄谷虛官於朝公遂當室經紀家事未嘗敢以一錢入私橐也谷虛既歿公為文數千言以寫其哀其詞極悲痛讀者咸為公雪涕云晚歲始循資貢禮部竟不及仕所著有志山詩

集

前史官汪琬曰琬嘗閱袁氏世譜明成弘間有隱君子  
諱敬別號介隱公者生三子長教諭公鼎次贈禮部公  
鼎次封刑部公鼎禮部公之子為谷虛先生袁志山公  
袁刑部公之子為陶齋公表謝湖先生駁卧雪公瓌胥  
臺先生袁皆以文行知名吳中稱曰六俊而谷虛與胥  
臺兩先生尤有聞於朝事詳明史當世宗時吳之袁氏  
皇甫氏兄弟文學斌斌然海內莫與為並今僅百六十



餘年而兩姓零落凋謝極矣獨志山公有孫麟振之及其子士俊令推力持門戶喜收拾先世遺跡又請於上官乞以鄉賢祀谷虛先生又倡族人請建六俊祠以琬妻宜人為胥臺先生四世女孫故命琬撰六俊小傳

忘菴王先生傳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踘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藝花種樹豢魚籠

禽之方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擅鑿骨當王氏家門鼎盛其先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摹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為徭賦所困又性好施予親故間或有負之者亦槩置不問計一歲所入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甫壯乃屏絕諸好獨以高潔醞藉自持所居為文恪公故第其旁怡老園有亭榭花木水石之勝恒與賓從及諸昆弟

具蔬果酒食觴咏其間值其空無時亦必清坐相對談  
笑移日不倦家既益落而所作畫益工諸好事者評王  
先生畫雖前輩陳山人道復陸處士叔平不能過也前  
太常王翁煙客亦善畫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  
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其聲  
譽大噪四方士大夫走書幣造請者日夕相屬寸縑尺  
素流傳遠近莫不鄭重藏弃甚有作贗筆以售者京師  
貴人爭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內閣宋

文恪公即王先生姊壻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王先生入京師先生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為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蓋晚而自號忘菴或徵其說王先生告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予之補劓息機於此也世忘予乎予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也近矣其寓意超卓如此年僅五十有九卒於家為人孝友愷悌與人交不設

城府所遇無貴賤長少率委曲相款洽居平善病晚歲  
病屢發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王先  
生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孫女  
不能嫁王先生復力疾為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容有  
以病諫者王先生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  
是積藏諸名蹟及他玩好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粟幾罄  
矣疾既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  
復存者琬聞其計為之潸然出涕曰此吾吳之老成典

刑也自今以往吳中豈復有斯人比乎蓋一時鉅公勝流俱推重王先王畫而琬獨愛慕其為人以為王先生素行匪特長者也蓋有古達人遺風焉故願為之傳

前史官汪琬曰吾吳故多高隱之士前明自淵孝先生杜瓊石田翁沈周顧祖辰子武陸治叔平之流莫不以善畫有聞流風餘韻迄今為吳人所稱說越百數十年而王先生始繼起王先生文章詞翰雖視石田稍遜顧其風尚標置略與淵孝子武叔平相伯仲惜乎享年不

永而世之稱王先生者又以畫掩其名德予不勝為之  
太息云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  
疑之以為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  
者猶女子之既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  
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

之以死也然而夷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殤夫夷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在成人之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既死而孔子曾不以為過得非世教既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礪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邨人蘭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暴死訃至烈女方春穀遽輟春慟哭欲以死殉者屢矣父母

多方譬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乘其母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戶旁及斂顏色如生於是村中諸父老走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素聞姆氏之誠者也又非嫻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忼慨殺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覆順天學院蕭某疏

曰烈女宋典姐聞夫暴亡時時涕泣乘母熟睡引繩自縊與烈婦隨夫自盡之例無異相應旌表請

勅該撫院學院轉行該地方官照題定例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可也奉

旨依議此見諸邸鈔與前傳稍相異同并附之

###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

曰若男也必興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為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邵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污為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既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勢不能遜且

家已破敗，遯將馬往盍，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督井遂投入，以死。冬十一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繫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噴噴驚異，有為盜所辱者，或更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為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何柔。

順貞正雖至於扞禦彊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  
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邵  
陽本有莘氏故地為周后妃太妣所生洽水經焉所謂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金節婦傳

節婦胡徽之休寧人嫁金騰茂騰茂蚤夭於是節婦年  
甫二十五姑徐在堂無恙而遺孤子明誠僅周晬騰茂  
故貧士既死其家益困節婦藉紡織縫紉易粟肉以養

姑畧如騰茂在時明誠少患痺踰毀齒猶不能行病且篤節婦抱之涕泣禱於神曰是兒乃金氏所係一綫也不可死吾願以身代死無憾一夕夢神人授之藥厥明明誠病果起不踰年彊壯且異恒兒矣其實感如此節婦又以貧故不能延師口自命之讀書識字課督甚力既長又命出游里塾故明誠雖為賈而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未幾姑徐老病坐卧牀蓐中家無婢媪節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下訖澣濯浚溺之

役無不親之如是垂十年而姑始歿節婦艱苦具至無怨言亦無怠色曰婦道宜然姑之將歿也呼節婦與訣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得新婦異時所以事汝者如汝事我我可慰於地下矣言未既執節婦手泣下而瞑節婦亦號慟幾絕如哭騰茂時也於是族黨皆太息其孝以為難節婦至今在其年七十五矣顧強健如故明誠生子且有孫若曾如干人內外斬斬悉遵節婦儀法休寧諸婦女稱節孝者必首推金節婦云予門人賁字筮文



明誠之族也乞予傳之且曰將往求旌於有司予遂為  
略其始末嗟乎在禮婦人以婉婉順從為職國風二南  
所咏如葛藟采芣采蘋小星諸詩又皆勤澣濯共祭祀  
與夫不妒忌之常非必竢苦節高行然後有聞於世而  
見錄於聖人也其後王教衰微苟非節義彰著不得與  
於國家旌門之典然亦皆從事具文而有司莫以為意  
幸而有司留意其間則其所被旌者又皆豪彊貴顯有  
氣力之家居多至於閭閻之間雖其苦節高行往往沈

薶湮滅垂老而不及旌者殆不知其幾矣如節婦亦其一也夫國家創為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此者蓋將以勸乎彼也若其被旌者或不足以勸而閭閻之卓卓可傳者又不皆與於旌則風俗安得不益壞而教化何以復興哉此今之有司之責也故予傳節婦既訖因并論之云

克勒馬傳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

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  
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為是龍種也平時授鞍輒人立  
而蹠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惟圉人命王甚愛之  
數乘以攻討無不如意嘗至安平是馬適病蹄自跑土  
出泉洗其創而瘡於是軍中目泉為聖水云順治五年  
冬王薨馬聞哭聲躑躅哀鳴不已圉人煮豆粟飲之不  
食飲草然後食未幾馬遂斃某謹按禮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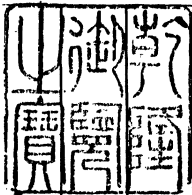
太宗之第一子而今

上之伯父也自

國家勦業以來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  
拉灰爬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間每出入萬衆之中破  
敵陷陣擒生斬馘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不為  
少也嗚呼天造我

國家既生王為宗室偉人又生是馬以備王佐命馳驅  
之需豈偶然哉昔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為圖而嗣後  
遂刻石昭陵之下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搨其蹟以相傳

玩者惜乎當王之時未暇為是馬繪圖而至於今日亦  
未有善畫之士為能追寫其形容而傳之後世者也不  
知某之大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云爾



堯峰文鈔卷三十五